四書典故覈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

孟子

靈臺 辟雝明堂

古說皆以靈臺辟雝明堂太廟同處一物異名在近郊國之東南丙巳之地中為堂曰明堂有五室祭五帝宗祀文王以配之故亦名太廟其外水周之如辟謂之辟雝辟雝為天子太學其四面為四門之學又為臺以望雲物謂之靈臺其外謂之靈囿辟雍之水謂之靈沼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

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此條見詩疏）此以明堂與辟雍爲一也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象天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星）中有五帝坐位（此言五室以祀五帝與周禮合與大戴禮異）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二說見明堂位疏）此以明堂與太廟爲一也左氏說天

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見詩疏又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者少陽用事萬物著見亦見詩疏此以靈臺辟雍太廟爲一也故盧植周禮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亦言宗祀之廟非七廟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漢明帝立三宮是分爲三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貌則曰清廟清廟茅屋是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大戴禮保傅篇有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

學帝入太學之文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頴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以禘祫在明堂大謬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天子居太廟太室是也總謂之宮大射于射宮是也此三條皆見詩疏以上皆古說鄭康成之義則以明堂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盛德篇所言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乃呂不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見明堂位疏此爲一事太廟在治朝之左別爲一事非明堂

明堂雖祀文王不得爲太廟周制明堂太廟路寢三者
同制故後人誤之三者同制見攷工記注 靈臺辟雍合爲一處於
臺下爲圜爲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
子曰辟雍在西郊也詩疏孔穎達詩疏云王制言太學在
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雍
仍在郊辟雍是學之名耳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
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雍矣
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靈囿言靈道行于囿也靈沼言
靈道行于沼也箋云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
焉括地志云靈臺高二丈周圍一百二十步至唐太宗

時猶存

數罟不入洿池

荀子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

斧斤以時入山林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林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後鄭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

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稺也服與耜尙柔忍有期日出入有日數爲久盡物不入禁不入所禁中斬木斬四野之木可　有因地之時仲冬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服耜斬季材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也專指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義未盡

五畝之宅

山陵川澤宮室涂巷三分去一一分而三分之山澤名山大澤不以頒者不在數計此不過岡阜陂池之類居一五涂去一城郭宮室去一每夫受五畝宅于邑爲廛里受二畝半于田首爲園

圖鄭注遂人曰廛謂城邑之居注載師廛里謂民之邑里在都城者古莫民居之詳不可聞以意度之蓋鄉一州而有城遂一縣而有城其甸稍之公邑二百里三百里視州四百里五百里視縣此皆以民計者其三等采地則以四甸之縣爲小城四縣之都爲大城此以地計者以九分之一度之民一夫當得宅廬宮室地十一畝十一步除自受廛廬七畝半仍餘三畝六十一步又三分之以一爲國城王宮壇壝以一爲官治庠序壇廟閭巷以一爲附城墓地各得一畝二十步二尺州城五千家民廛爲萬二千五百畝官治三千畝有奇共萬五千

五百畝有奇王之大夫四命則城方四里有奇城外餘墓地亦三千畝有奇外乃爲郭負郭乃有田民雖以冬至後四十五日出田而桑在城內之宅蠶時則入城蓋蠶性惡風濕不可于田首之廬故也田首廬二畝半樹瓜果葱韭築場圃孟子專言樹桑故不及田首之廬也

刑罰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大傳　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

重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穆王命呂侯度作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曰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刑數乃多于周禮而云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多而重刑少也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爲九刑周禮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二曰軍刑三曰鄉刑四曰官刑五曰國刑賈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

全不入正刑

罰說文云罪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春秋元命包网言爲詈刀詈爲罰罰之言罔陷于害周禮司救凡民之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凡民之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鄭注罰謂撻辱之也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周禮司金有金罰貨罰廛人有罰布皆罰贖之罰

稅歛

漢　書刑法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食貨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按漢書以軍賦爲賦以田宅所征爲稅周禮凡稅皆通言賦稅有三色一是田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周禮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也又謂之鋤粟一是丁稅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周禮所謂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一是宅稅孟子所謂布縷之征周禮所謂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是也授田則有田稅成丁則有丁稅一夫一婦爲室成室則授宅授宅則有宅稅古者人無不受田量地之遠近輕重稅之其不能自耕間民代爲之耕者亦稅粟謂之屋粟所謂田不耕者出屋粟也人無不授宅宅無不種桑麻若商賈之類廛市湊集或婦人業他事不種桑麻者出泉當賦謂之里布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也農民則赴役其工商賈之類不能赴役者則以其所出當役若工貢器物圃貢草木之類是也間民

無田不出田稅而爲人執事不能赴役故令出布以當丁稅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也或出粟當布則謂之閒粟若有室而婦亦爲人傭工則亦出泉以當宅稅謂之家征所謂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掌交諭九稅之利鄭注謂稅民九職蓋九職兼此三稅矣

釁

釁者交神明之道也雜記雍人釁廟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宮兆圉師釁廐司約釁戶此皆釁屋之事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軍器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鎭寶器皆釁器之事趙注云塗其釁郤此是從

鐘字㐫文爲解于義未該廟社龜筴當有何釁郤也㐫人共釁㐫羊人凡刏珥共羊牲士師凡刏珥奉犬牲雞人凡禳釁共雞牲襍記凡宗廟之器成則釁之以豭豚凡𥹋無用牛者釁亦名刏珥用毛牲曰刏羽牲曰珥賈疏

折枝

趙注云折枝案摩折骨節解罷枝也解音懈罷音皮古枝支字通用四肢之字又用支故趙氏爲此解理勝朱注後人又有解者云腰亦曰支折枝折腰也葢言爲長者揖拜耳亦通

文王之囿

詩靈臺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三輔黄圖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王伯厚據此以爲文王囿七十里之証漢書地里志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意當日或蕃遮爲田獵之所而弛其利與民耳

巡狩

白虎通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至四岳者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羣后四

朝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諸侯年年朝此鄭注尚書之說夏殷之制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此鄭志說見王制疏則五服分年來朝周禮大行人之制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天子十二年一巡守白虎通云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守王制疏云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

亨唐虞衡山爲南岳周氏霍山爲南岳吉行五十里若
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
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爲長此是
異說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
頫五歲徧省注云三者王使臣于諸侯自五歲之後遂間歲遍省七歲屬象胥諭
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注云因省而召之聚于天
子之宮教習之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
則因省爲之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殷見也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來朝職
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
無敢不敬戒

史記五帝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守四嶽尚書大傳曰惟元祀舜假于文祖之年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樂正定樂名元祀岱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儺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

謡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謡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謡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謡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縵縵和伯樂缺并論八音四會

泰山明堂

疏以爲即周公朝諸侯之明堂非也周公朝諸侯之明堂在東都洛邑此周天子東廵守而朝諸侯之處與五室以祀五帝者異寔而同名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方明壇是其義也凡天子朝諸侯皆爲

壇祀方明其壇倣明堂有四門又有應門皆壝土象之故亦曰明堂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也(三重)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

侯是也

耕者九一

穀梁傳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漢書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按九一之說他無所見與周禮田制尤不合葢孟子以助法約略言之穀梁及漢志則從孟子推衍之其二十畮爲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有廬傅合孟子其實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澤梁無禁數語皆與周禮不合

知是孟子針砭時君　善為通變之語不必有寔事周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近重遠者國語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仕者世祿

鄭康成云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不免農仕者世祿葢以免農則不授田也

關市譏而不征

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

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之稅也鄭康成曰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澤梁無禁

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斂人掌以時斂爲梁凡斂者掌其政令凡斂征入于玉府

罪人不孥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萬鎰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孟康曰二十兩爲鎰趙注以二十四兩爲鎰鄭康成又以三十兩爲鎰攷周制十六兩爲斤秦更斤曰鎰漢又復鎰爲斤則鎰即十六兩

雲霓

爾雅疾雷爲霆霓此霓字當是霆霓之霓

三鼎五鼎

鼎之制上有耳下有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茅爲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扃木爲之大者廟門容

七箇小者鼏鼏門容三箇詩稱鼐鼎及鼒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别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黄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上士喪禮陳鼎于寢門外西面士虞禮陳鼎于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

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同行而亦其詳不可得而知

鼎數同

一鼎 特豚無配

特豚

士冠醮子 特豚載合升煮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

士昏婦饋舅姑 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小斂之奠 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朝禰之奠 既夕朝廟有二廟則饌于禰廟有小斂奠尸啓

三鼎 特豚而以魚腊配之

豚魚腊

特牲 有上中下三鼎牲上鼎魚中鼎腊下鼎 昏禮共牢 陳三鼎於寢門外

大歛之奠 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 朔月奠 朔月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

遷祖奠 陳鼎如殯

五鼎 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

羊豕魚腊膚

少牢 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三鼎在羊鑊之西膚從豕二鼎在豕鑊之西倫膚九魚用鮒十有五腊一純

聘禮致飧衆介皆少牢五鼎 玉藻諸侯朔月少牢

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

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

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旣夕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

七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公食大夫下大夫之禮甸人陳鼎七此

九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公食大夫上大夫九俎九俎卽九鼎也魚腊皆二俎明加鮮魚鮮腊

牛羊豕曰大牢凡七鼎九鼎者大牢而以魚腊腸胃膚配之者為七又加鮮魚鮮腊者為九

十鼎

正鼎七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陪鼎三 膷臐膮陪鼎又曰羞鼎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羮者也亨人祭祀賓客共鉶鼎鉶羮所以具五味也其芼則藿牛苦羊薇豕其具則膷牛臐羊膮豕自羮言之曰鉶羮自鼎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

聘禮設飱上介飪一牢鼎七羞鼎三羞鼎則陪鼎也

十二鼎

正鼎九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陪鼎三膷臐膮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饔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后與王同庖

凡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或十或十二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爲奇數也

廛

集注云廛市宅也以周禮攷之廛乃民居區域之總名鄭注廛里廛人皆同而廛有二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云

園廛二十而一皆謂民居之廛廛里任國中民居在城內者也民廛國中及鄉野皆有遂人云夫一廛者是也廛人掌斂廛布則是市廛爲積貯貨物之所鄭注云市物邸舍是也市廛而不征是爲市廛廛無夫里之布當爲民廛朱子一以市廛解之非矣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不稅注云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是但有廛布無餘布也是謂廛而不征　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

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卽絘布總布等也）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于市中而不租稅也（不稅其物仍稅其廛）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法而不廛當從此義爲是

廛無夫里之布

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謂在市之工賈也里居也民受宅于城皆一家五畝多隙田以樹桑麻市爲地狹祗有廛居更無空地可毛者（工賈各有其業其家蠶桑或非便）是爲宅不毛

然工賈利厚其宅既不毛則不能責以宅之所出故使出里布與農民之廛稅相當也漢法重工商賦同此因不耕者出屋粟司馬法一井三家則一屋正一家之所受也田不耕者謂鄉遂師長之類受倍田不耕者也出屋粟者止出其家當受之田稅以倍受者為祿比國宅之無征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即轉移職事者彼不受廛田職事于人既無田稅又祿于比閭之中不自立戶不可別綴以亂役法故使出夫布為夫征其壯而娶者家二人尚不合受廛田鄭說田九等從二人至十人恐未然其妻則出嬪貢為家征也孟子所謂廛無夫里之布者蓋民既受

廛則是受田之民自有力役正征不當復同無職事者征夫布受廛以樹桑麻自有布縷正征不當復同工賈征甲布使重受困也舊說相沿以爲示罰周公之時豈容有受廛田而不耕不毛者乎且既不能遵周公之法而甘爲惰民矣罰之出三倍及二十五倍之賦其能供乎

庠序學校

五帝之太學曰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遠之于成均鄭注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周立其學虞庠近是也賈疏以爲成均是揔名仍當代

各有別名虞則名上庠也　王制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右學左學周人東膠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四代之學皆一爲大學一爲小學一在郊一在國中質家貴右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殷是也文家貴左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夏周是也故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殷制也殷之右學又名瞽宗周之虞庠又名辟雍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據小學諸侯據大學也此皆疏義周立四代之學立虞之上庠在西郊立殷之右學則瞽宗亦在西郊皆爲小學立夏后氏之東序在

王宮之東爲大學改名爲東膠東序是夏學東膠爲周名故言四代也此儀禮賈疏說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巳同也疏以爲學干戈羽籥于東序者升大學者也未升大學則在瞽宗據疏義則書在上庠爲未升大學者其巳升大學者則讀書亦在東序　虞庠在西郊者爲小學但一處又以爲鄉學天子六鄉則鄉序有六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

外是也州黨之學則名爲序序字當作榭與夏后氏之序不同周禮州長春秋屬民而飲酒于序注云序州黨之學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周禮即謂州長職也凡屋無室曰榭有堂無室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是鄭以序字當爲榭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家有塾者疏云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七十而致仕者有道德者爲里右師書傳謂之父師其次爲左師書傳謂之小師教里中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

黨有序者疏云是鄉所居之黨旣立鄉庠不別立序皇氏云黨有庠殷制也術有序者鄭云術當爲遂葢六遂如鄉之州學但有序其秀者升之鄉庠也　案何休公羊注一里八十戸中里爲校室十月事畢父老教于校室漢書食貨志則云餘子在于序室是里塾謂之校亦謂之序也左傳曰鄭人遊于鄉校詩鄭風子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漢書公孫宏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此皇氏以黨有庠爲殷制與之合與孟子文違要之孟子之文校庠序皆據鄉學又言設爲庠序學校四者並設

則周之鄉學爲庠州黨爲序閭里爲校亦兼用三代可知也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孟子

井田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用謂使民事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鄉之田制與遂同賈疏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

一鄉出一軍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伍者聚也五伍爲兩者在鄉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爲卒者在鄉四閭爲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爲卒卒百人也五卒爲族者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爲旅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者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亦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爲軍者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六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見田制而遂內唯有田制不見軍法故鄭注

遂人云遂之軍法如六鄉彼此各舉一義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鄭注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經形體皆爲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遂在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謂甸稍縣都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見下文以達于畿明遂人雖專掌二百之中乃兼掌三百以外溝洫井牧之法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賈疏遂人所掌郎六

遂之中爲溝洫之法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夫間有遂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四城也此溝洫法雖與井田異制其五溝廣深亦與井田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之其田南北細分者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與匠人澮水所注大川異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
制似井字因取名焉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
皐者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
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
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此制小司徒經之
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
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
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
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
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
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
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
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
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
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
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
稅入于王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

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鄭知此爲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也此雖不言異于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是也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不易上地家有

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尙無九夫所
治况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
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司
馬法云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有九十夫之地宮室涂
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
夫受六夫之田故通三十家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此天子畿內采地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是畿外邦國法凡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
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
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

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師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今案司馬法所謂夫屋只是田數一井三家示授田之大凡鄭氏引其說推算一同之賦每邑四井三十六夫邱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夫都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同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內去三百六十五井一屋爲宮室涂巷又適一家二夫寔授民田千三百六十五井一屋寔受田出稅民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夫寔受田治洫民

六千九百十二夫定受田治澮民萬八百夫共三萬夫君實食十二稅二千四百五十八夫内輸六百十四夫有奇于王共治溝洫澮者不出田稅仍賦匹馬甲徒賈氏一夫入于公之說非鄭義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鄭注此采地之制賈疏此井田

法與遂人異彼夫間遂從此云田首則遂橫

今案遂上之徑義互見遂人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今案以其室數制之卽後世食戸之法葢量人授地則制祿未平若以里數限則地形有沃隰之異而地力有上下之殊矣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鄭注萊謂休不耕者戸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戸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謂城邑之居孟子所謂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買疏餘夫亦如之是餘夫有田有廛奇別受廛以備後離居之法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家邑大夫采地小

鄙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𡨋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于是爾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五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三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則廛里以下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

食貨志云農民戸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　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賈疏謂甸之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分去一之中去六存一以補其數

今案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之說與
孟子天子之卿視侯異孟子之說葢沿于典命出封
加一等升受采于畿與立國殊非不百里不足以守
宗廟之典籍者也鄭注似長凡疆地爲大都百里者
三十六縣地爲小都五十里者百十二稍地爲二十
五里者三百二十甸地十二同寡受田三十六萬夫
除六遂七萬五千夫仍餘二十八萬五千夫爲公邑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注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

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疆埸有瓜

今案鄉遂溝洫之法卽孟子所謂國中十一使自賦者也小司徒造都鄙匠人治溝洫卽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者也但周官法一井九夫又以三等地通率授田而稅其夫孟子則以八家養公田而家百畝授取之制爲異耳鄭氏曰周官載師職田稅有重輕而皆就夫稅孟子謂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魯哀公問有若對以盍徹宣公稅畝春秋傳譏以非禮穀出不過籍以豐財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

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謂大田之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王畿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亦善推經意矣先王治民之要在比閭族黨鄰里都鄙其法皆始于伍二伍聯之五伍聚之田聯其事室聯其居惟溝洫之法以一

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則入室比居出田合作出入齊一常則爲教養變則爲戰守田稅軍賦搖簡易行若以井田行之則割配紛紜矣出田時爲九爲八入室時爲十爲五出軍則長佐不常心無專屬是亂政也何氏公羊注習公羊助籍之說知其不能通故云十井爲里一里八十戶有車一乘案八十戶而爲車一乘者意以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餘五家一出車四家各出一馬也漢復馬之法蓋例此尚書大傳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爲七十二家是欲以井田合于軍賦其數可符然軍法起于伍八家爲鄰則無伍長也又軍吏取于民外平時將置何處故卒不能通也至何出長轂邱出匹馬說

雖出司馬法殊不能通蓋出賦無藏法甸馬合財可也十六井而出十八人難乎爲軍政矣故王六軍取于六鄉而六遂之軍副之大司徒大司馬所常役者皆用溝洫法非以其地奇零而爲之矣六鄉合二百里合六遂則方四百里豈皆崎嶇不可井授者乎其七十五人戰車一乘二十五人守車一乘之說雖出曹公新書然按之四閒爲族四兩爲卒之說正合械餼必同族自備乃不棼此古軍制之所以有節也至司馬法所云步畝夫屋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于井法其法每井三家豈有已劃成井而去三百畝爲宮室塗巷三百畝爲萊田之理故知爲舉名以示九三相乘之例耳故其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

一人徒二人其法當以通爲始通立言或卽甲士三百家出革車一乘馬十匹士十人徒二十人車一乘而用十馬無當則士十人當爲騎卒六韜多言騎卒雖其書未必眞亦宜有本其車或如大威篇所云用人推者　徒二十人則車卒矣釆地起賦以助王師爲數少者亦弱枝之意也至孟子以八家同井則其法又當變或以四爲列二列爲騈而相保鄰四四相乘由四而八而十六而六十四則諸葛氏八陣之所從出也武侯以蜀地狹改九軍爲八陣去握奇而節更整　是故九夫十夫之法斷不能合甸出乘七十五人成出乘三十人之說亦斷

不合誰就其可通者條別之

孔穎達左傳疏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案此準情量力據質人受馬于有司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說雖與司馬法殊然有可採

士田先鄭謂大夫士之子所受後鄭以大夫子免農破其說改爲仕謂爲圭田今案圭田無征君之所以優臣則當在賞田內圭田卿以下之祭田葢如天子諸侯之籍田躬爲粢盛以明潔

若猶是俸田則收什一之稅僅五畝耳較今田才二畝有奇不足以見優厚矣士田者蓋里
民之升入學而未壯者民八歲就塾以次升于州鄉
國學比至十六當受餘夫田今以秀升于學則不能
自耕故如其田數之稅入給以優之及二十升太學
九年大成則三十當有室矣乃入使長出使治制其
祿凡升在州鄉學者學內自有養給而又優以稅入給使繕衣服琴書等費也罷出學者仍從農夫
受田宅士工商家皆五口而當農夫一人者卽農夫給
田法蓋家有五人則給以田百畝也若故減三等人
之田豈復成治體乎士先王之所優禮斷無刻薄其家之理工商旣以業事上出貢
賦亦不宜吏若其家則後鄭九等田二人而當農夫一之說亦

求爲得庶人在官者已給以祿其祿給所不足如家給多兄弟或子已娶婦之類自宜同農夫例加給廛田又焉有二而當一之事哉

案滕地平衍故田不授萊以方五十里計之爲二千五百井城郭宅廬涂巷溝洫三分去一存千六百六十六井二屋九一爲公田實百七十井一屋六十六畝實征田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畝又除廬田三萬六百七十三畝二十步而外無治洫治澮不稅之民朝聘燕享公式吏釆賓客世祿薆盡出其中矣

六律正五音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

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三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

賔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于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仿升降之氣鍾難分別故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國語作六間韋注云六呂在陽律之間也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

高于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志所謂七始是也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孔頴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爲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漢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漢志黃鍾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

徵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杜佑曰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為十二子聲二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重上生黃鍾以次相生終于仲呂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為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為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

則復得其本法而于半律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鍾不為他律役者言黃鍾惟于本宮用正律若它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

案律吕之說紛挐錯出訟無証之廷今取六律七音旋宮之大旨見于經籍者條其源流著其義蘊以合孟氏之意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左旋右旋圍徑黍尺之說則概置之以于實理實事均無當也蔡氏邕曰皮畳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决之明也斯言當矣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封地之制孟子周禮各異無從强合今條各家傳會調停之說辨之

葉氏禮經會元曰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　合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封疆者合山林

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食者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

案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安得封疆五百里而實封僅居二十五分之一山川里巷所占不應有若此之多也

鄭氏六經奥論曰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

子二百里上公加二十五里子倍于男凡周公制如漢增百官俸法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以是爲建邦之率耳

按此所謂開方者乃居其中而四面開之于古無此法也就其所說公與男已不能通且如此則天子之田方千里當得方二千里矣

唐仲友曰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于下

同于男侯上同于公伯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內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

按古文互見者但當他事別出隨文散見耳不宜一條之內等次齊整忽爾參差且即以鄉遂二軍之法計之百里具三軍則有餘七十里具二軍五十里具一軍則不足又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計方百里

者四方十里者二十一耳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是出賦之外尙餘方百里者二十有奇何取

寬廓如此

崔氏禮說曰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周禮方五百里四百里至百里者封也王制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采也其封五百里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于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所謂食者半食

者參之一四之一也葢于其釆之外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留其餘以供軍國之需

按周禮言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乃是通五百里四百里言之不聞別分出百里七十里韓詩之說亦不經見殊未可凴

任氏四書約旨曰周禮文誤當云方百里五方百里四則可通耳

案職方氏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此文非誤

秦氏五禮通考曰王制所述先儒並目爲夏殷之制孟

子之說與王制畧同或據王制孟子以駁周禮謂非周
公所作由今考之孟子言班爵祿與武成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相合蓋周初沿夏商之舊故有百里七十里五
十里之國至周公制禮乃定五等之封然後因田以制
賦因賦以出軍不然則子男五十里之國豈能出萬二
千五百人之一軍而論語所云千乘之國亦豈方百里
者所能給乎

此卽康成所謂周公斥大九州之地以廣諸侯之封
也陸佃以爲周之幅員不廣于虞夏蘇轍以爲并從
煩擾此皆非也商奄旣誅滅國五十廣魯衛齊晉之

封如左傳所云殷民七族六族之說[擬]証加封者不過數十大國無煩幷省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千歲之日至

天體無形其高本不可以道里計古言天家以爲天去地五億萬里者淮南天文訓也以爲自地至天半于八極而應爲一億一萬六千一百五十里者張衡靈憲也以天之積度共爲七十三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六里者王充論衡也以爲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半之應得一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五里半者帝王世紀也以爲從地至天

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者廣野天圜也以天之積度爲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者洛書甄曜度春秋攷異郵而隆續乃計其全徑爲三十五萬七千里者也以爲天去地九萬里者三五律紀也以周天爲八十一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三萬五千里者春秋元命包也以四正四隅相去爲九萬里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者闢令內傳也以爲從上臨下八萬里者考靈曜也以爲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半之約應得一億一萬六千里者河圖括地象

也以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爲地去天之數者月令正義攷靈曜也以上凡十三家其淮南律紀元命包考靈曜等約畧空言者無論已卽論衡甄曜度考異郵帝王世紀知以周天積度計之似近理矣不知天愈高則度愈濶所言里數殊難作據且不知天之去地面與地心有地半徑之差與周三之不足徑一也至靈憲天圜括地象則四方又有濶狹闊令內傳則天地相去之數與四方之相去又不合周三徑一之大畧月令正義攷且妄及恒星四表之外則皆鑿之尤甚者也今法分天爲九重宗動天居最上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各居一天

層層相裹而地處其中地之上爲月天月天之上爲水星天又上爲金星天又上爲日天又上爲火星天又上爲木星天又上爲土星天又上爲恒星天又上爲宗動天則總率諸天以西行者也其於七政之行各以法測其高度較地之半徑若干倍爲其天去地心之數月天中距爲五十九倍又百分之七十八以乘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已有八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一里一百四十四步之高減地平徑則月去地面之數也日天中距一千一百零六百二十六倍乘地半徑得日去地心二千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餘里之

高焉水星金星皆一年一周天者也故中距與日同火星二一作弱　周較日天之高約一倍半木星十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較日天之高約十倍恒星二萬五千餘年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九千倍此皆得之寔測恒星之高亦以火木土三星行天之遲速比擬得之若恒星以上之天太虛無跡則仍非智識之可推矣此星辰之遠即天之高也若日至之說則步律者必以冬至爲一歲之終始至者極也日極南晷極長晝極短日短星昴始於虞書遂爲千古定冬至之準兩至相距爲一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

舉大槪言之後世所謂歲寔也夏商以來律法無攷周髀之法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爲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期年即再至其處歲周即天周也夫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是未知日有高卑盈縮也歲周即天周是未知恒星之天非太虛之天而尙有東行之度也小餘四分之一是歲寔失之大强且未知節會之有平有定也執是以求夫安不冬至後于天而日躔西改乎乃春秋時推步失當而紀冬至皆先天二三日裨竈梓愼之徒但言占驗無及知此者延及于漢猶執前法太初律之大

餘五小餘八卽四分法也三統小餘爲萬分之二千五百零一六二四四奇則反强于四一矣後漢立儀表校日景仍復四分之一所謂四分律也逮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疎闊皆斗分太多之故作乾象律始減小餘爲二四六一七九九六奇焉夫自魯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至靈帝時八百餘年以平率較之冬至當後天六日奇矣蓋以春秋冬至先天過甚小餘雖强然以數百年積漸減除人自不覺逮久已後天而洪乃始能覺之也魏以後律凡數改其小餘又皆强于乾象而景初律二四六八八○○八奇者

爲尤甚宜元嘉閒用之而所推冬至常在日景最長之後三日有餘也惟神龜初正光律二一四三七二九三七奇其小餘爲弱于乾象而近之矣然何承天知景初之悞而其所造元嘉律室分二一四六七一零五奇又不過較景初稍弱而已又安能得冬至之確數哉溯自堯時至劉宋二千八百餘年日躔之不及天者幾四十度葢自虛八退至南斗十一度奇矣乃太初以後律凡十改而皆承襲三統舊法稍變歲餘以爲補救一時之計即何承天知以景長爲冬至而尙不知天周之非歲周也其後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以大明六年壬寅造甲子

元律始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差之法出焉又詳測前後日景折算取中以定冬至其小餘二四二八一四八一分則較正光又弱而庶近于眞矣惟其虛分太弱四十五六年即差一度爲數過促且其分天者以爲日之不及于天而不知恆星之自有行度也又曰景長短之變時刻相距亦有不同其時最卑在冬至前約十二度至前日近最卑而行應稍疾至後日遠最卑而行應稍遲折算取中者仍不免後天數刻而沖之亦未之明也乃其時北齊張子信由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

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隋劉焯更立躔度與四象升降所造皇極律始用定氣益高卑之理雖未明而盈縮則已見矣隋以後造律者其法多倣祖氏分天周立歲差雖未有精測巧算密合于天而究無後天三日如景初者故隋之律三改唐之律八改五代迄元凡十四改雖其歲差遠以八九十年近以五六十年不能相準而其小餘二四三奇者最多二四四奇者益已少矣惟元郭守敬之授時律乃仍宋楊忠輔之統天律二四二五以為小餘為廻與衆異而不知則又失之過弱也古之律法所以甚粗者其故有三一由膠守成法一由測

算不精一由泥古太過漢四百年律雖三改而仍復四分則以四分為不易之法也自堯至劉宋日躔自虛退斗而歲與天猶不敢分也此膠守成法之過也不得高卑行度及兩心差之大小而僅求之于晷景則不知平冬至定冬至之別而執一隨時不同之泛率以為定率增改不一互以為非此元以前造律書之通病即郭守敬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晷數考正冬至歲餘宜得其寔矣以今法推之其時最高已在平冬至後二十餘分而猶謂盈縮常起于二至是測之不精也祖冲之所定大明壬寅冬至在乙酉日辰初三刻郭守敬所定至元

辛巳冬至在巳未日丑初一刻前後相距八百一十九年共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以守敬所定歲寔積之則不及三十二刻乃云自大明壬寅距辛巳合得此數何耶衍郎以所設百年長一之法推之則又先於冲之所定三十餘刻矣進退無據莫適所從是算之不精也泥古太過者律家更造一律必以近月所測逆推往古史傳所載以爲符驗如元史有六律冬至歷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是也然古者天學未明冬至多非密測以今日之法而必求合古

每反至變改近日之寔測以遷就往古之虛文故列代之歲寔雖減于四分而寔皆過于強者多也若郭守敬踵就天距在躔在之說而設百年消長一分之法亦正坐此而不知其無是情理也自西法入中國而律法乃密一日天度同同法分周天為三百六十整度不用奇零度以下分杪微纖皆遞析以六十設度于此而以日月五星之盈縮進退其間是為以整御零之善法一曰恆星行度以為恆星之天在土木二星天之上無盈縮升降之跡然能出入赤道而循黃道以東行西人第各定為每年五十一杪閱七年有奇而始行一度焉此二

者即古之天周而昔之人無是胆亦無是識者也若其所論歲周者一日平歲寔回回法以春分爲歲首故其歲寔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乃由累測春分得之蓋數百年來盈縮之差尚近二至而二分之朒朓甚微所定小餘之七八五應亦無甚參差故歐羅巴法遂用爲平率以均度加減之爲諸定氣猶月之有平朔平望而求定朔定望也一日高卑行度蓋日之行其本天本無盈縮特其高卑升降成橢圓形而橢圓之心又與地心不合於是日在本天爲當某度者由人目視之又不當某度蓋高則離地遠而視行遲卑則離地近而

視行疾最高爲盈末縮初之端最卑爲縮末盈初之始亦如月五星之有盈有縮也凡節氣在最高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寔必少于平率在最卑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寔必多于平率故最卑在平冬至前則加均度而減時定冬至在平冬至之前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寔長最卑在平冬至後則減均度而加時定冬至在平冬至後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寔消今法定最卑行每年一分三杪稍朒雍正癸卯最卑離冬至八度零七分奇元世祖中統年間大抵適當冬至者也求冬至者以平歲寔爲之根再以最卑之遠近求其均數變時以

加減之則千歲之日至固可坐而致矣一曰兩心差即日天均輪之半徑也西法始定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均數最大者二度三分有奇後戴進賢等又減爲三十三萬八千○○○則均數最大者止一度五十六分十三杪矣上考祖冲之當年寔測計其兩心之差大抵有四十餘萬則彼時均數更大古大今小莫測端倪正如黃赤距度之古濶今狹同爲司天者所不能預定者也求冬至者又宜以此消息之朱子謂造律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律元者蓋從來造律諸家必推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大初以至金重修大明數十家之常宴皆不過即其近時之寔測遡推往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寔攷史傳所載律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行未數十年即不驗者又何憑其荒遠無稽之律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癸卯爲元皆但憑寔測不尚虛詞矣

儀象考成曰測歲寔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眞蓋冬至時黃道與

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杪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一日差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寔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寔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清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寔難得確準此其故也

按周禮致日兼冬夏虞典命羲和于二分特詳與今法正合

李氏光地尙書解義曰二至者律之元也而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故于夏言敬致冬不言宵永而云日短葢亦

主于日以相參驗不言薇致一　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畧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意畢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

按以歲分爲當參二至是已謂古專主夏至自漢以後專論冬至則非也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基踐長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蓋造歷之法是以冬至陽生爲定測之始無緣轉重夏至土圭之法則專以測影又與造歷

異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司馬法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此所云虎賁蓋卽甲士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兩甲卒三千是也合步卒言之蓋用九千人矣　尉繚子武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亦合司馬法所謂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五人而一乘故三百乘爲二萬二千五百人也但與虎賁三千不合　又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蔡傳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

車戰車革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勇士百人之長也按以虎賁爲伍百夫長本僞孔傳蓋以車一兩配虎賁一人也此無論與孟子不合且每車旣各有甲士三人則此虎賁更安所置之以二車爲一兩于古亦無此說　史記言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尤不合不足憑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布縷之征宅征也粟米之征田征也力役之征丁征也

皆定賦所當出粟米之征于秋力役之征于冬惟布縷之征經傳不著其時朱子以爲夏者據月令收繭稅耳用其二用其三所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也　趙氏謂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布軍卒以爲衣襖鉄鎧
中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厮養之役若然則所謂如知非義斯速已矣豈用一緩二遂足爲君子乎